

青 白 盐

马步升 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主 月 白 外 血

马步升 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青白盐 / 马步升著. — 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07. 11
ISBN 978-7-80587-897-3

I. 青... II. 马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172565号

书 名 青 白 盐

作 者	马步升 著
责任编辑	王红梅 (whm1010@sina.com)
封面设计	肖莉
出版发行	敦煌文艺出版社 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印 刷	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兰州市定西南路二支路 134 号)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	20 插页 1
字 数	280 千
版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6000
书 号	ISBN 978-7-80587-897-3
定 价	26.00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一八九九年正月十五傍晚,我家老太爷马正天这个二杆子货,带着八百名脚户突然包围了陇东府衙,一片声叫喊着,要知府铁徒手来回话。知府衙门大门紧闭,三排兵勇石头样站立,一排背门面街,手持火枪,黑洞洞的枪口没有指向人,也没指向天,指向比人高一点,比天低一点的地方,另两排分列两旁,挎刀的一手紧握刀把,持矛的矛尖朝天。红灯笼从府衙大门挂起,每隔三尺一盏,一路挂出府衙街,挂满了西峰镇的大街小巷。西峰人有个久远的传统,年是节,年是关,过节如过关,富人过年,穷人过难,喜庆中有着艰难。富人也一样,人来客去,熙熙攘攘,一个年过下来,累垮了。到了正月十五,才是一心不操,赏着灯儿,吃着元宵,识文断字的人儿,喝着小酒,制几个谜儿,猜几个谜儿,对对子,行酒令,琴棋书画,吁嗟呜呼,把积攒了一年的斯文,在这一夜,尽数排遣了去。过了这一夜,年算是过完了,该干啥干啥去,新的一年开始了。

可是,这一个元宵夜,西峰镇只见张灯结彩,不见仕女如云,高门大户,灯笼依然红火,大门却是紧闭的,柴门矮屋,灯笼也是挂着的,透过红纸而出的灯光却是清冷冷的。围了府衙的脚户闹嚷了半天,里面不见动静,夜色渐渐浓了,扫帚风渐渐猛了,一股子过来,扫走一层街皮。寒风吹动灯笼,缩在纸里的一苗灯火,晃晃悠悠,映得灯笼下的人,脸色恍惚,人影虚飘,有了牛头马面的气象。脚户们身上冷了,把手中的扁担抱在怀里,把腰里的羊毛带子煞煞紧了,又把双手交叉拢在袖子里,还是挡不了寒风,那叫喊声便少了刚来时的雄浑和刚劲,一声声喊出去,像是夜半叫魂,尖利而虚弱。脚户老大邱十八转过身去,对马正天说:

“马爷,你看这……”

“不急,再等等。”马正天眼望高天,嘴里噙着的黄铜旱烟锅朝天

杵着，好似他的抽烟与天有关一般。

“马爷，劲可鼓不可泄，弟兄们底儿有些漏了，我怕……”，说话的是脚户老二牛不从。马正天哂笑笑说：

“把这算个毬毛，看我的！”

在这如火如荼的紧要关口，铁徒手家那个风情万种的名叫泡泡的丫环，后来成为马正天二姨太的我家老太太，正婉转在床养病。据安泰堂郎中向惠中先生说，她这是少女怀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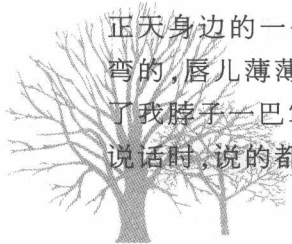
马正天要做一场事了。

这场事与马氏家族的兴衰沉浮有关。

称马正天为二杆子货的人是我的爷爷，也就是马正天的儿子马登月。我已经能听懂人话时，马登月还没有死，我还得跟在他的屁股后面，咩咩地叫着爷爷。说起来，马登月的年龄并不算大，他就是他爹带着脚户闹事的这个冬天，由铁知府家的丫环，那个名叫泡泡的、风情万种的十六岁少女生下来的儿子。也就是说，我能听懂人话时，他也不不过七十郎当岁。不过，他在那个时代还可磕磕绊绊人人鬼鬼地活着，本身就是一大奇迹，不说他的先辈做过什么事了，也不说他先前做过什么事了，别人说白话已经超过一个甲子了，他还在摇头晃脑说古文，别人辫子剪掉也已经满一个甲子了，他仍拖着清朝的大辫子，在铺天盖地的红旗上和波涛喧天的语录诵读声中，摇着辫子，说着古话。有一天午后，我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进了我家祠堂，他指着墙上一个和他同样拖着辫子的画像说：

“这就是你老太爷，一个二杆子货！咱家的家业就是在他的手上走下坡路的。”

我看了看那幅画像，便把头偏向一边。那时候，我把印在书上的，画在墙上的，塑在路边空地上的人物，一律称作娃娃。娃娃弄得不好看，我有我的审美标准。我对马正天没有兴趣。我把目光移到了马正天身边的一个女人那里。那个女人生的不错，脸儿圆圆的，眉儿弯弯的，唇儿薄薄的，奶儿翘翘的，我说，这个娃娃好看。马登月伸手拍了我脖子一巴掌说，挨毬货，胡说个啥？那是你老太太！马登月和别人说话时，说的都是古话，和我说话时，说的都是脏话酸话荤话混账话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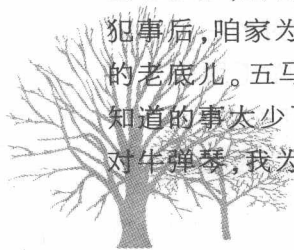
一张口就要往人的下三路奔。我喜欢听这种话,它与我的身体接近。马登月强调说,你老太太是知府家丫环,一个大人物跟另一个大人物家的丫环最终睡到了一个炕上,可见你老太爷是个不学好的,收不住自家毬杆子的货!听了这话,我嘿嘿一笑。这是冷笑。我想起了奶奶经常骂马登月的一句话:你们马家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,都是些上面管不住嘴头子,下面管不住毬头子的货!他以漠然的表情对我的笑表示了高度地莫名其妙,突然,转过身来,弯下腰去,一把抓住我的小牛牛,说你长这个东西是干啥的,我老老实实说,是尿尿的。他狞笑一声说,还能尿娃娃呢,你就是你爹从这里尿出来的。我嘿嘿一笑,不说话。我在嘿嘿笑时,差不多都表示否定,可是,马登月不懂我的语言,以为我同意他的观点呢。这简直是在拿屁股说嘴的话嘛,再小的娃娃也比再大的牛牛大,牛牛里还能尿出娃娃来?这种暗无天日的谈毬话听听还可,争论起来没啥意思,我便把目光移向别处,不理他。我一眼瞥见那个叫马正天的娃娃,腰里别的那杆烟锅有些意思,我主动和马登月和好了,我拉着他的手,亲切地说:爷爷,这个烟锅好玩。马登月的兴致又让我调动起来了,他兴奋地说,说起来,你老太爷真算个人物哩,能文能武,这杆烟锅是他的如意兵器,多少强人好汉见了他的烟锅,尿都夹不住的。他见我眼神迷惘,便从腰里抽出自己的烟锅,在我的头上一敲,他说,这样,脑子就像稀屎冒出来了。我摸了一把我的头,完好无损,只是稍有点疼,便认定他又在说暗无天日的谈毬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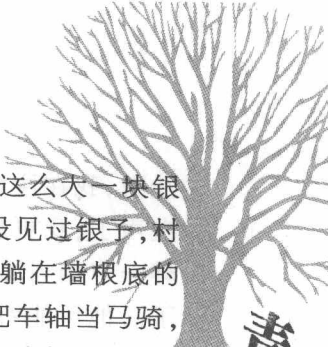
我专心看马正天腰里的烟锅。

我看见了,马正天把目光收回地面,旱烟锅仍在嘴里噙着,他看了看脚户队伍,烟锅随着他的嘴指向脚户队伍,又看了看街面,烟锅指向空旷的大街,又看了看府衙大门,烟锅指向红灯笼掩映下的黑漆木门,烟锅在这个方向瞄了好一会,然后,他像狗撒尿那样,一只腿弯了,提在半空,亮出鞋底,一手拔下正明明灭灭的旱烟锅,在鞋底梆梆几敲,抖出来的带着火星的旱烟末四散溅起,被一阵路过的扫帚风顺势带走,在街面上洒出一溜斑驳的碎光。他将烟锅往羊毛腰带里一插,腰子一拱,咔咔走出两步,闪在队伍前面。他的走向前台,让八百脚户精神大振,不觉取出拢在袖筒的双手,抓紧了扁担。府衙卫队明

显一阵骚乱，队伍没乱，身形没乱，但脚户们还是感觉出乱来了。这一刻，他们越发崇敬邱十八、牛不从两位当家大哥的远见卓识来了，马正天不可能加盟脚户队伍，二位却把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，他们这才相信了马正天确实不愧当今陇东十七县第一义士，家财第一，品格第一。

马正天越出众人，从腰里取出烟锅，邱十八忙摸出烟袋，扶起烟锅，满满装乐一锅，牛不从掏出火镰，咔嚓咔嚓打出火星，将燃烧的媒子按入烟锅中，马正天狠抽两口，眼见得，烟锅里火星闪烁了。他原地倒了两次脚，步子还是迈起来了。他朝衙门大步走去。脚户们跟着往前涌。只听一阵铁器豁响，火枪的枪口落下来了，一眼眼平举向人，刀刃从刀鞘拔出了一半，白光森森，长矛尖儿斜劈下来，封住通道。马正天没回头，把烟锅朝后扬了扬，队伍静了。他一人向衙门走去，接近站在最前面的两个兵勇时，他们一人将枪尖抬起，仍然指向天，一人把刀刃全按进鞘去，他每进两步，一个个兵勇都这样做了。到火枪手面前，他不往前走了。他嘴里噙着烟锅，烟火跳跳闪闪，他的脸色也明明暗暗。他不看左右两边的兵勇，他只看着手持火枪的兵勇。他对着那些兵勇笑，兵勇却不向他笑，一个个脸绷得紧的像大姑娘的屁股蛋子。爷爷对我说，我爹确实是个二杆子，要是搁给别人，知道面前指向自个儿脑门的那货，手指头轻轻一勾，会把脑袋打成烂西瓜的，早吓得屁眼里冒白气哩，我爹把枪口当成了烟锅，还以为是对方和他口对口抽烟呢，他吧滋吧滋抽着烟，脸上笑眉花眼的，像你这个碎东西一样，流里流气的。把话说开了，我爹确实不适合当二杆子，古人说，千金之子不垂堂，富家子弟不骑墙，啥讲究呢，命值钱哩。你说啥人适合当二杆子？要毬没毬要毛少毛的那种人。赌输了，把命搭进去了，不过是个零成本，要是赌赢了呢，赢来的至少值一个命哩。可你老太爷，哦哦，是我老爹，西峰半条街都是他的，董志塬半架塬都是他的。这些东西有多少，给你说你也想不来，你才见过碟子大个天。给你说吧，我爹犯事后，咱家为买我爹的命，银子装了五马车呢。就这，还没动到咱家的老底儿。五马车银子有多少，嗨，说了半天你还是个稀里糊涂嘛，你知道的事太少了，和你说话，和跟牛说话没啥两样。这句话的原话是对牛弹琴，我为啥不说，你不懂嘛，不就是对牛弹琴了？你看，你看，马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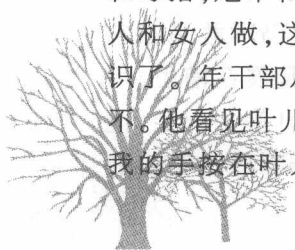
登月把他的烟锅头用两根指头夹住，指着烟锅头说，这么天一块银子，够一家家人吃一个月饭哩。五马车，嘿，五马车！我没见过银子，村里倒是有一架烂马车的，但没有马，我见过的只是翻倒躺在墙根底的马车，我们一有空，便在马车的松木车厢板上跳着玩，把车轴当马骑，在马车底下捉猫猫藏。破马车搁在村东头一个荒废的打麦场里，那里曾经死过许多人，人们都说，那里阴气很重，半夜常常有鬼哭声，大人是很少来这里的。像我这么大的鼻涕娃，顾不上管有鬼没鬼的事情，大人安顿一回，当下记下了，一转眼又忘了，被捶一顿，当下又记下了，一顿饭吃完，又忘的跟吃过饭的碗一样。

一个黄昏，我们在村西头的饲养场捉猫猫藏，我藏了几次，自以为藏得和老鼠一样隐秘，可哈娃这个嫖客踏下的野种，比猫逮老鼠还容易，站在空地上，鼻头蹙一蹙，便径直朝我走来，把那张脏脸伸向我藏身的地方，满脸的得意，啥话不说，只朝着我呵呵笑。而我要捉住他，就像老鼠捉猫一样艰难，明明知道他就在身边，乱冲乱撞半天，就是看不见他。他藏了三次，其中有两回都是他等得不耐烦了，自个儿走出来了。出来后，他的脸色很不好，气冲冲地说，你的眼睛叫驴毛塞了吗？我们还在村里的饲养场玩，一次，他双手攀着驴脖子，双腿贴住驴的两只前腿，头埋在驴头下，驴饿了，急着吃草，也顾不得人给它带来的不方便。我绕着驴身转了几圈，还是没发现他。第二次，又轮到 he 藏我捉了，我想着他不可能再打驴的主意了，就一心在别处找他，把饲养场找遍了，不见他的影儿，我很苦闷，在从驴前经过时，他大喊一声，从驴的身下蹦了出来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他把脏脸伸过来，与我的脸很近，在呵呵地笑。我说，你个驴日的。他不恼，还呵呵笑。他永远不生气，我怎么骂他，别人怎么骂他，他都不恼。碰上不恼的人，把你自个恼成驴，也不顶跳蚤大的事。他说，该你藏了。他出了院墙外，我灵机一动，你驴日的打驴的主意，我也打。我怕驴踢我，紧挨着驴的是一头温顺的老乳牛，我骑过它，它的脾气好极了，但我仍不敢吊在它的肚子上。它面前的石槽里青草很多，我便揭起青草爬展在槽里，用青草把自个儿捂得严严实实。我心想，让你驴日的捉吧！等了一会，他问藏好了没有，我说藏好了。我听见他走近院子了，一双破布鞋沙啦

沙啦，我在注意听他往哪个方向走，双手捂住嘴忍住不笑。听不见沙啦声了，我更想笑了，心想驴日的不知到哪找我去了，这时，却听见耳畔一声相当温柔的呵呵声，偏头一看，他的脏脸快要贴到我的脸上了。他可能看出了我的羞恼，知道我要骂他，忙说，让你多藏一次行吗。我转怒为喜，说你在院子等着，我在外面藏，一锅烟工夫后，你来捉。他说：美日塌了。

出了院子，轻手轻脚离开院墙后，我背对已经下山的夕阳的余晖，拔腿就往村东头跑。我一口气跑进了废弃的打麦场，一头钻到了马车下。我听见了粗重的喘气声。我还以为是我跑得急，忙用爷爷教的办法，抬起右手，按住心口，轻轻往下顺气。顺了几下，却发现气不是我喘的，扭头一看，有两个精身子人叠在一起。我吓坏了，以为真的有鬼，我想爬起来跑，却发现腿是软的，想叫，却发不出来声。便定定地看。在上边的是男人，是在村里蹲点的年干部，在下边的是女人，是哈娃他妈叶儿。叶儿一手捂了脸，扭动身子说，对了吧，快对了吧，来人了。年干部使了几下劲，气喘得更粗了，他扭头看着我说，怕，怕个啥，毬，毬大的个，娃娃，也算人？怕，怕个啥。年干部一边使劲，一边喘气，还一边用闲着的嘴问我：你碎，碎家伙，跑，跑这干啥？我说，我，我跑，跑这藏，藏捉猫猫。他笑了，笑得很甜，他笑着说，好，好地方，藏，藏这儿，谁，谁也找，找不见。我也笑了。我发现，我的眼睛一直盯在他们身体中间那儿，那里有一根棒棒儿把两人链在一起。我觉得，我的心口突然跳得欢势了，喉头有些涩，我说，你们在，在干啥，年干部笑着说，我，我们在，在耍。他们在耍，我在看着他们耍。我们每天变着法儿耍，却从来没这样耍过。我觉得，大人平时不要，我们要得过头了，还要遭他们捶一顿的。可他们也是耍的，耍的是我们从没耍过的，看起来，比我们耍的还更有意思。

其实，我是知道他们在做啥的。我虽然只有十岁，可我见过角猪和母猪，炮牛和乳牛，叫驴和草驴，公鸡和母鸡做这事，唯独没见过男人和女人做，这次，无意中见了，我很得意，从此，我比伙伴们都有见识了。年干部从叶儿身上下来了，我想他会飞快地穿上衣服的，可他不。他看见叶儿要坐起来，便顺手一把捉过我，丢在叶儿身边，又抓住我的手按在叶儿两只奶头的一只上。我本是要缩回手的，缩了一半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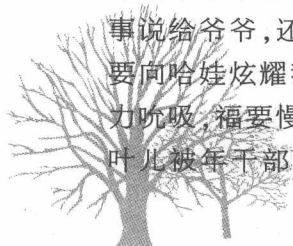
感觉手搁在那很快活。叶儿也伸出手来,把我的手按在那里。她的奶头很热,她的手却很凉。年干部扯过衣服,在里面摸出一支烟,又摸出打火机,咔嗒一声,火苗照亮了黑暗的马车下,我看见年干部胸脯上有一片毛,小肚子那里还有一大片毛,他的牛牛尖上有白乎乎的水儿滴答滴答流下来,我也看见了叶儿的小肚子那里有一片毛,像刚从水里爬出来的山羊身上的毛,精湿湿的。火光中,她的脸色不是我刚看见的白,而是红苹果一般的红。她的两只眼睛眯着,像刚睡醒的样子,她费了好大的劲,把眼睛睁大了,声音柔柔地问我:你跟谁在捉猫猫藏,我说,我跟哈娃。快快,她大叫着,呼的一下,我飞了起来,头撞在车轮上,很疼,我哭了,我回过神时,叶儿已穿好了衣服,一手摸着我的头,一把将我的头搂在怀里,悄声说,乖娃娃不哭,干妈给你吃糖。接着,我的嘴唇猛地一甜,我哭不出声来了。年干部上衣披在身上了,正在慢悠悠地穿裤子,狠煞煞吸烟,烟火明明灭灭,他的脸面迷离恍惚。叶儿恨声道,你快点呀,年干部笑笑说,把你还没弄受活,急成那样?我看见叶儿狠劲剐了他一眼。叶儿的眼睛剐人时,是很好看的,两面的眼角使劲压下来,挤在一起,中间有眼仁的部分却撑得圆圆的,像两颗小羊羔刚屙出来的新鲜的还冒着热气的羊粪豆儿。叶儿一眼把年干部没剐动弹,不再剐了,干脆顺势坐在地上,撅起小嘴说,不急就不急,干部都不怕,我农民怕个啥,谁日能,把农民开除了叫当干部去。她扳过我的脸,在我的左脸蛋上狠狠撮了一口。她的嘴里竟然散发着奶臭味,是那种馊了的奶味。这让我吃惊不小。我说干妈,你也吃奶?她扬起手,扬得很高,落得很轻,在我的脸上摸了一把,娇笑道,娃娃家,别胡说!年干部呵呵笑着说,就是的,她刚吃了我的奶的。我说,你有你妈的臭裹脚呢。年干部没想到我会骂他,扬起手要扇我,叶儿忙把我搂进怀里,偏过脸说,跟娃娃家计较个啥?其实,我是顺口说的,我谁也没骂,马登月经常这样说我,我记下了。但我知道,马登月这样说我,我不能这样说马登月,不能这样说我爹,不能这样说我的亲族父老兄弟姐妹,能不能这样说别人,马登月没说。看来,是不能说的,至少不能这样说干部。我在一天天长见识,一天天有了人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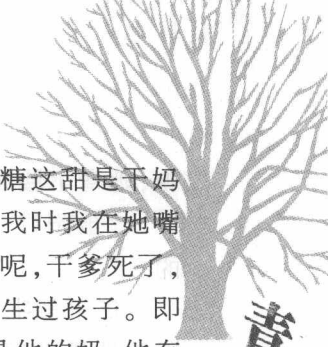
年干部打不着我,呵呵一笑,说我跟娃娃耍呢,顺手掏出一把洋糖来,花花绿绿的糖纸在夜幕下,我还看得清楚。他把抓糖的手掌伸

在我鼻子前，我伸手就去接。他又缩了回去，说你今晚看见啥了，我说看见哈娃吊在驴肚子下，我捉不着他。年干部摇摇头，他摇起头来摆动的幅度很大，就像蛰驴蜂爬上了驴耳朵时驴那样摇头。我想了想又说，哦哦，我还看见年干部和干妈在马车下耍哩。他把洋糖放回兜里，冷着脸说，你这样说，吃你爹的毬去，还想吃糖。我太想吃糖了，狗日的糖太甜了，嘴里含一颗，拉屎屁眼都是甜的。哦哦，我知道咋说了，我说，我啥都没看见。年干部笑了，叶儿也笑了，双手掬起我的脸，又狠狠地来了一口，说我蛋蛋娃就是聪明，活活的爱死干妈哩。年干部坏笑着说，马家娃哪个不聪明？马家的种撒在马家的地里，长出来的都是好庄稼，撒在别的地里，就不一定了啊，你看看你家的哈娃，整个活剥了一张马登月的皮嘛，呵呵！叶儿又剜他一眼，这次，给我的感觉是，如果面对的是一根草，连根根须须都剥出来了。她怒道：你少放驴屁！年干部真的把嘴唇撮紧了。他把糖又掏出来，让我把手伸出来，我急不可耐伸出右手来，他说：两只手！我忙把双手都伸出来，两只手心擦满了糖，两只手心都是甜的。驴日的年干部真是长了一张驴脸，眨眼间就变了，他压低声音，恶狠狠地说，你碎狗日的，敢给人说我和你干妈在这儿耍，我拔了你的舌头！

⑧

我这人从小有点小聪明，从年干部夹半截吐半截的话风中，我听出了哈娃和我爷爷马登月之间的联系，并由此上溯到了叶儿。哈娃竟然攀上了马登月，这让我十分得憋气：啥毬东西！而叶儿与马登月之间的不清不白，倒让我觉出了温暖，这温暖湿漉漉的，如同大热天下连阴雨时，手中摸到的许多物件。但，很快，我又为爷爷抱不平。我是爷爷的孙子，爷爷是我的爷爷，爷爷的东西，是绝对不可让别人上手的。这让我很为难。我是一个讲信义的人，爷爷常摇晃吊着一根辫子的脑袋说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，我听不明白这话，却明白这话的意思，无非就是说话算数，说话不算数，说出的话跟放屁差不多。可我是答应了年干部的。从马车下钻出来，我开始为这事动脑筋，既要把这事说给爷爷，还不能落下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的名声。眼下的事情是要向哈娃炫耀我的胜利的。我噙着叶儿塞在我嘴里的糖，我舍不得用力吮吸，福要慢慢的享，嘴要慢慢的甜，这糖真甜呀。光着身子的干妈叶儿被年干部压在身下，我感到恶心，要不是无意中撞着这件事，年





干部是不会给我糖吃的，我的嘴是不会这样甜的，说这糖这甜是干妈用光身子给我换来的，也没有错，糖的甜抵消了干妈亲我时我在她嘴里闻到的馊奶味，那味真不是啥好味儿。干妈哪来的奶呢，干爹死了，哈娃是干爹死了三年以后出生的，哈娃之后，干妈再没生过孩子。即使她的奶头里还有奶，自个儿也吃不上呀。年干部说是他的奶，他有他妈的臭裹脚哩，我认为我说的这话绝对没错，他还要打我，不讲理的东西，还当干部哩，我歧视他！

我一边甜蜜地吮着糖，一边想事儿，叶儿干妈不容我多想，一手提溜着我的一只胳膊说，娃，咱走，天都黑了，你跑这儿干什么。走出废弃的打麦场，听见噼里啪啦的高山流水声激越传来，我知道是年干部那驴日的在撒尿。真是驴日的，尿撒得如叫驴一般酣畅。我仰头看叶儿干妈的脸，她把脸高高扬起，不让我看。但，我仍看见了。我看见她的脸显出十分的没意思来。这时，年干部的歌声穿透渐趋浓重的夜幕传了过来，他唱的是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。这驴日的还会唱歌，我从来没听过他唱歌，说良心话，他的歌唱得不错。这支歌儿谁都会唱。我也会唱。我嘴里噙着糖，我的嘴很甜。我的嘴一甜，就想唱歌。我知道，我的歌声不好听，比驴叫好听不到哪去。可是，我还是放开嗓门唱了，我的嘴这样甜，我凭什么不唱歌？我唱道：

大海航行靠舵手，
万物生长靠太阳，
雨露滋润禾苗壮，
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。
鱼儿离不开水呀，
瓜儿离不开秧……

我正唱出味儿来，唱出了感觉，唱出了激情，唱出了感情，叶儿干妈使劲将我的胳膊一抖，有些气急败坏地嘶喊道：

“你别唱了好不好？”

我的歌声被打断了，而年干部的歌声却从夜幕下的远处欢快地传来。叶儿干妈也许意识到了她的失态，或者感觉到了对我的不礼

貌，她弯下腰来，脸色柔柔地，声音柔柔地，对我说：

“蛋蛋娃，天黑了，不敢唱歌。野鬼听见歌声，就会缠着你回家的。”

年干部唱得我唱不得？难道他不怕鬼，难道鬼不缠他，难道仅仅因为他是干部？自小我就是个遇到事情喜欢问为什么的人，用不着别人讨厌我，我自己快要把自己讨厌死了，可我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令人讨厌令自己讨厌的人。到必须分手的路口了，叶儿干妈说：

“蛋蛋娃，快点回家去，明天再玩。”

她松开了我的胳膊，我自由了，我说：

“我不回家，我要找哈娃捉猫猫藏去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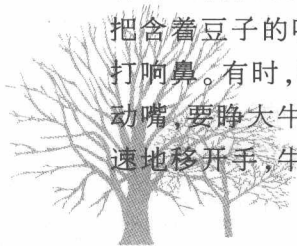
我嘴里噙着甜死人的糖，蹦蹦跳跳朝饲养场方向跑去。跑出好大一截路了，叶儿干妈似乎才反应过来，她追着我喊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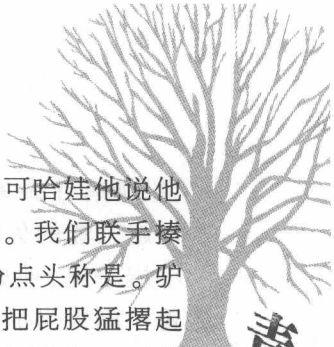
“见了哈娃，叫他赶紧回家哦！”

10

我要立即找到哈娃。

我很节制地吮着糖，一路狂奔到饲养室。里面的灯光隔墙射了出来，饲养员赵五能嘴里在屁屁叨叨咒骂着，竹子扫帚在哗哗地响着。我心里暗吃一惊：哈娃让这老贼抓住了！赵五能这老贼是我们这帮伙伴最大的敌人，我们最爱玩的地方是饲养室，院子宽敞，牲口众多，可以骑驴骑牛，夏秋天可以偷吃给牲口吃的包谷秆，用嘴一络一络剥掉皮，嚼里面的瓢，挤出来的水，哪个酸，哪个甜！冬春天，要给牲口灌膘，炒熟的黑豆撒在槽里，我们的手比牛的嘴驴的嘴要快很多，它们还没卷进嘴里，我们一把抢过来，丢进嘴里，格蹦格蹦，脆脆的，喷出来的豆腥气可以传出很远。牛们看见我们抢吃了它们的饲料，一对对儿牛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看不出是愤怒，还是欢喜，反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。我们喜欢它们这样，嘴里格外使了劲，把豆子磕得乱响，还把含着豆子的嘴贴向牛嘴，把豆腥气喷进它们的鼻孔里，它们便使劲打响鼻。有时，我们会在手心里搁几颗黑豆，伸向牛嘴，牛们并不马上动嘴，要睁大牛眼看我们半天，研究透了，再慢慢伸出嘴去，我们却急速地移开手，牛并不怎么失望，耸耸肩，继续低头嚼它们的干草，有的





牛会扬起头，哞地叫一声。它叫个啥，我们是听不懂的，可哈娃他说他听得懂，他说牛在骂人，我们问骂个啥，他说：日你妈哩。我们联手揍他一顿，又问牛说的是啥，他说：日我妈哩。我们便纷纷点头称是。驴远赶不上牛的厚道，谁要是抢了它嘴前的黑豆，它会把屁股猛撸起来，两只后蹄狠狠后踹，它知道谁也踹不着的，我们也知道它踹不着谁，因为我们都在它的前面，还有一条和我们一般高的石槽阻挡着，可还是有些惊心动魄。每当我们被它吓了，镇定下来后，便要想办法治它的。通常的办法是，我们给左手掌搁几颗黑豆，伸向它，它会在第一时间把嘴伸过来，我们便飞快收回左手，右手抡圆的扇它的嘴唇。驴的嘴唇温厚绵软，一巴掌下去，像扇在了肥膘肉上，啪唧，手掌是温暖的，手感是甜蜜的。还有一层好处，驴这家伙不长记性，刚挨过巴掌，再把有黑豆的左手伸出去，它的嘴还会很快伸过来的。一巴掌，一巴掌，又一巴掌，巴掌都扇疼了，驴嘴还会执著地伸过来的。我们这一拨孩子与别的村的孩子打架，个个都会扇巴掌，手一扬，啪一下，准确无误，周而复始，直到把对方扇哭，扇跑。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学的这门手艺，我们约定了秘不外传。十几头驴并不头头都是这样善解人意，那头黑草驴，我们叫它黑寡妇，这家伙刁钻极了，开始时，看我们抢吃饲料，扇驴嘴巴，它暴跳如雷，挨了巴掌，只挨一下，顶多两下，看见有黑豆的巴掌伸过来，它便会把头高高地扬起，把嘴努力地撇向一边，我们个头小，够不着，很难扇着它的嘴巴。后来，看见我们进了饲养室，啥事没干，它也会撺蹄子，打响鼻，制造一些恐怖气氛，看见我们接近石槽，它就把缰绳绷直了，四蹄叉成板凳状，瞪着两只驴眼，在看着我们。要是看见我们抢黑豆，便毫不犹豫地扬头大叫。哈哧哈哧，那叫声惊天动地，一曲叫完，再来一曲，气都不用换的。这时，我们会拣起土块胡乱砸它几下，迅速撤退，因为赵五能很快会赶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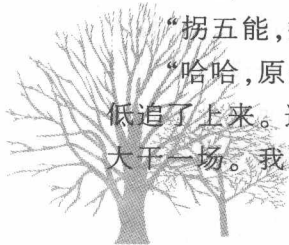
赵五能是个拐子，双腿拐得很厉害，走在路上，身体摆动起来，占据的路面跟大板车一样宽。就是这样一个货，见了我爷爷居然叫大大，不是像我这种小屁孩见了与父亲年龄大小差不多的男人，那种人面子上的称呼，是真的叫大大呢。这让我很郁闷。我怀着满肚子的愤怒去问马登月，他说，那还用说，我是他亲亲儿的大大，他也是你亲亲儿的大大。我倍感委屈，我说，可是，可是，他姓赵，咱们姓马。马登月

说,那有什么关系,他姓驴也得把我叫大大,你也得把人家叫大大。我与赵五能的仇就这样结起来了。他是个光棍汉,常年住在饲养室那间小屋子里,他离开饲养室,日常是要赶着一头强壮的叫驴,驴背上搭着一副大号的驮桶,为这头驴,和别的驴,所有的牛,还有他,从深沟里驮泉水,早上两趟,黄昏两趟。夏秋季,他要下地给牲口割青草,草是在田里种的,他赶着另一头大叫驴,拉着板车,天不亮割两趟,天黑定了割两趟。冬春季,青草没长起来,他倒轻闲些,铡干草不是一个人干得了的,每隔一天,村上派两个人铡草,铡碎的草堆得跟山一样,他要一担一担,担回来。两只草筐很大,像我这么大的孩子,一只草筐里面足可塞进五六个,两只里面足可塞进十一二个,挑在扁担上,像两座长着瘸腿的草垛,忽忽悠悠,晃晃荡荡,摇摇摆摆,格格叮叮,排头而来。好在草场离饲养场很近,腿快的人,撒泡尿工夫就到了。可对赵五能来说,非得耗去两泡尿工夫才可晃悠一趟。我们就是靠他的腿慢,抓紧时间在这捉猫猫藏耍,也偷吃牲口的黑豆的。我以为哈娃被他抓住了,尽管我不喜欢哈娃,可哈娃今天是跟我在一起耍的,一起出来,必须一起回去,我从小就是个仗义人。奶奶活着时,常教导我见了赵五能,不能直呼其名,更不可叫拐五能,要叫大大的,人家可是你正牌子的大大呢。奶奶和爷爷说的话一样,可见是真的了。爷爷的话可以不听,可以从这个耳朵进去,那个耳朵出来,奶奶的话不可不听。我是奶奶的乖孙子,奶奶说什么我听什么,可唯独在这件事上,奶奶的话我听了,可我做不到。我已经与拐五能结了仇了。我试过多少次,想叫一声大大,至少叫一声赵家大大,可我张不开口。奶奶死了后,爷爷依然教导我把拐五能叫大大,我说,我把他叫大大,把我的几个大大叫啥?他说,也叫大大。我说,一个人哪能有这么多的大大。我不能容忍一个让我叫大大的人会是这个模样。可是我爷爷马登月却警告我说,你不要狗眼看人低了,人家可是干过大事的人。我不相信,打死我一百遍,我也不相信。我闪进饲养场大门,冲着赵五能大吼道:

12

“拐五能,把哈娃给我交出来!”

“哈哈,原来是你狗日的!”赵五能狂笑几声,抡圆了扫把,高高低低追了上来。这一闹,我把找哈娃的事儿给彻底忘了。我要与拐五能大干一场。我知道他追不上我,跑出几步到足够安全的地界后,我拍





着手，跳着脚，喊道：

拐子拐，
上崖(ǎi)来，
上崖吃驴奶，
驴奶没有啦，
拐子饿死啦。

赵五能转移了我找寻哈娃的注意力，他追追停停，我跑跑停停，唱完几段骂他的歌子后，到了我家门口。我知道他不敢追进我家来，他怕马登月。他见了马登月，胸腔就像拉破风箱那样，呼哧呼哧，黑蒙蒙的脸一下子变红了。我早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所以，我从来无忌讳在饲养室干坏事，只要不被他当场抓住，让我跑回家，他连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一手推开大门，确保安全后，探出半截身子，又给他来了一段：

13

走起路来日天晃地，
睡起觉来两头不齐，
蹲下拉屎猴儿啃鱼，
坐在地上一摊稀泥。

这歌子可不是我编的，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但我会说。赵五能每次听见这歌子，都要长叹一口气，叽里咕噜骂几句，转身走人。这次也一样，我听见了那声听过无数遍的喘气声，不过，他站到那里，定定地看了我几眼。天黑，我看不见他的脸面，更看不见他的眼珠子，但我看得见他在看我。看了我几眼，才转身走了，身体摇晃的幅度越发夸张了，夸张的让人感到整个天地都在摇晃。那一刻，我的胸口不觉有点紧。这也只是一闪念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。叶儿干妈喂在我嘴里的糖早化的屁核都没有了，我掏出一颗新糖，剥了糖纸，把糖含了，把糖纸摊在手心。这张糖纸是绿颜色的，在夜幕下，浮泛着绿莹莹的光。我卖力地吮吸着糖，大踏步走进爷爷独居的窑洞，一灯如豆，爷爷蹲在

土炕上，在低头摆他永远也摆不完的六十四根白草棍儿。我实在看不起爷爷耍这个，我认为这一点都不好耍，有一次我把这层意思明确表达出来了，爷爷瞪我一眼说，你懂你妈的臭裹脚，吾皇当年身边要是有人把这阵形排出来，江山就不会垮了，惜乎惜乎，余生也晚，余生也晚！脑袋摇起来，辫子甩起来，一摇半天，一甩半天，每当此时，我便觉得身边阴风惨惨，我也阴囊紧缩，魂飞天外。从此，爷爷干这活时，我便硬憋住不说话。可今天我有要紧事给他说，吸溜吸溜，我用力吮糖，做出甜得受不了的样子，把嘴伸进灯光中，用我的头遮去一半灯光。吸溜吸溜，哈哧哈哧。爷爷终于注意到我了，他稍扭头，淡然道：咬住驴毬了吗？看把你费劲的那样子。我赶紧大声说：不是驴毬，是糖！糖？爷爷举头想了想，一个激灵转过头来，凛然问：糖？哪来的糖！我没有回答，这还用问吗，今年村里的糖都来自年干部，去年来自邵干部，前年来自杨干部，再往前来自谁，我就说不清了。哦，是那个驴日的年干部吧？咦——爷爷牙疼似的，倒吸一口气说，他给你糖干啥？爷爷的脑瓜果然灵敏，一下子由此及彼，由糖及人，我的罪恶计划也在按部就班实施。我不说话，因为我答应了年干部的，吃了人家的糖，甜了嘴，又把人家不允许说的事说出去，啥人嘛！我只是嘴唇上加了力，舌头夸张地摆动着，弄出浩浩荡荡的吸溜声来。在这些事上，爷爷无比聪明，他摸着我的头，低声下气地说：

14

“蛋蛋娃，好好给爷说，你看见啥了？”

我没有说话不算数，我也没有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，是马登月让我说的，不是我主动说的。马登月是我爷爷，我是马登月的孙子，爷爷问事，孙子得照实说，爷爷就是爷爷，孙子就是孙子，谁家都一样。我把马车下的事说了，马登月听了，两眼呆直，盯着灯苗看了半天，一头栽下，额头抵在炕上，那根独辫从脑后甩向前去，抽打在铺炕的黑羊毛毡上，羊骚味汗臭味尘土味，同时溅起来，我差点闭过气去，豆油灯差点被扇灭。我正在不知所措，他又仰起头来，一跤向后跌去，哐的一声，后脑勺磕在炕毡上，独辫狠抽在炕毡上，羊骚味汗臭味尘土味激越飞进，煤油灯苗倒了，倒了，又挣扎站起，又倒了，又艰难站起。我吓得浑身发抖时，马登月腰子一拱又坐直了。坐了片刻，他突然扬声大笑，嘎嘎嘎，他的笑声永远是这样。笑毕了，他扳过我的头，轻柔地摸

